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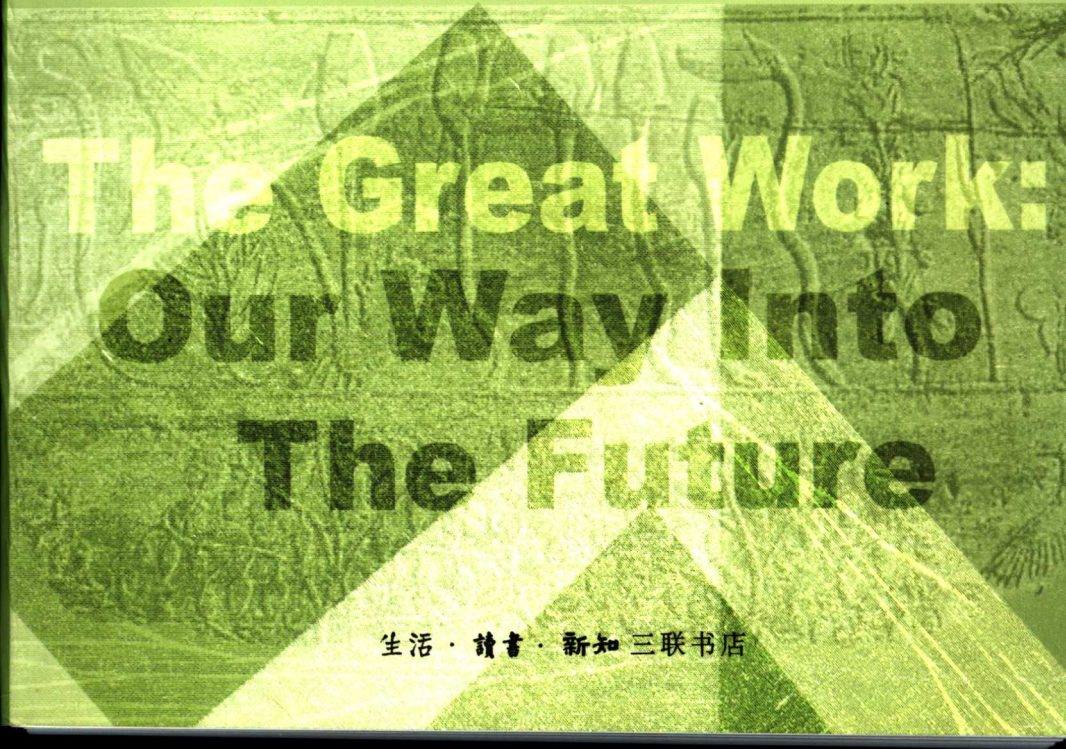
生态与人

The Great Work :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伟大的事业

人类未来之路

[美] 托马斯·贝里著 曹静译 张妮妮校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态与人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美] 托马斯·贝里著 (Thomas Berry)

曹 静译 张妮妮校

伟大的事业
人类未来之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Copyright © 1999 by Thomas Berr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mony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事业 / (美) 贝里著; 曹静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8

(生态与人系列)

ISBN 7-108-02298-2

I. 伟... II. ①贝... ②曹... III. 生态学-文集

IV. Q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6817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86 千字 图字 01-2004-1332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导 言

本书旨在探讨 21 世纪初人类在这颗行星地球上的存在问题。我们要弄清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及是怎样到达这个地方的。一旦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向前推动自己的历史命运，在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上创造一种人类与地球相互增进的生存模式。

现在，我们越来越热衷于科学技术和商业计划，似乎正在期盼某种美妙世界的来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造成周围世界的巨大毁灭。

在开始思考目前的生活处境时，我们可以首先思考一下地球的奇迹，它是如何成为宇宙中这样一个花园星球的，在这个处境中人类的作用是什么。为了欣赏我们当下的处境，也许还要发展出一种与北美大陆的新的亲密关系。当寻找通向未来之路时，我们需要这个大陆的引导和支持。

最早的欧洲移民所做的最根本和最具破坏性的事情，就是

征服这个大陆并把它沦为供人类使用的地方。由于人类欲望的攀升和自然的屈服一直都如此地过分，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人类共同体与地球的生命形式怎样才能成为共生的存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批判性的认识，而且拥有了适用的技术来帮助我们与北美大陆其他成员和统一的地球大共同体建立起有益的人类存在的方式。我们只需要看到，人类的技术与这颗行星自身永恒更新的技术是一致的。

在实现这个任务中，北美大陆土著民族的指导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资源，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懂得人与这个大陆和整个自然世界的整体关系。在较早的时期，人类一直极度关注神—人关系。在后来的若干世纪里，我们一直关注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未来的命运，则是更加决定性地依赖于我们建立人与地球亲密关系的能力。

在引导我们进入可行性未来的机构中，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教导和培育所有那些控制着人类奋斗的职业。上个世纪，大学通过各种专业教育，像科学、工程技术、法律、教育和经济，一直支持着对地球的开发。仅仅在文学、诗歌、音乐、艺术和某些宗教和生物科学领域，自然界才获得了它应有的尊重。

我们的教育机构不应当把目标放在为开发地球去训练专业人员上，而应当引导学生去建立与地球的亲密关系。因为，是这颗行星自身把我们带入了现实存在，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存，以它的奇异愉悦着我们的身心。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认知中去思

考知识、政治和经济的定位问题，以使我们能够实现那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确立进入未来的更可行的方式。

艺术家在创作某种意义重大的作品时，首先是体验到了某种与梦幻意识相类似的东西。然后，在创作过程中，这种东西逐步地清晰起来。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拥有一个足以动人心弦的未来前景，它在这个人类转变事业的过程中将始终支持着我们。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个动人心弦的前景，就是“生态生代”（the Ecozoic Era）^{〔1〕}，它指的是人类以共同受益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上的一个个时期。

这样一种未来的存在条件，是人类不再把宇宙看作是用于开发的客体，而把它看作是由相互交流的主体所构成。必须停止把“利用”当作我们与这颗行星的主要关系。在数量庞大的人类食品生产、住房建设和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最终说来，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我们维持自然界的能力，进而使自然界能够维持我们。如果自然生命系统停止其功能的发挥，那么，我们所有的科学、技术和所有的社会机构，都将成为“机能障碍症”患者。

那种与这颗行星的奇异、美和全部深层意义上的亲密关

〔1〕“Ecozoic”是托马斯·贝里创造的一个英语新词，与“Paleozoic”、“Mesozoic”、“Cenozoic”相对应。他认为，在地球经历了古生代、中生代之后所产生的新生代正在终结，也就是说，在恐龙灭绝后产生了人类的新生代正在终结。“Ecozoic”是一个在新生代终结后可能出现的地球生代，指各种生命以一种共同增强的生态方式存在，它有赖于人类对现有生存方式的改变和对生态生存模式的创造。这种改变和创造就是本书所说的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伟大事业，是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在该词的翻译上，有人译作“生态纪”以强调时间跨度的巨大。但是，在本书中，为了与地理学相对应的名词保持一致，译作“生态生代”。——译注

系，就是使人类与这颗行星整体关系发挥作用的東西。对人类而言，使自己获得真正繁荣的惟一可能，就是去荣耀地球其他的存在模式。地球共同体的实现有赖于崇敬地球存在本身，有赖于敬畏那些使所有这些存在涌现出来的神秘力量。

只有在相互的亲密关系中，外在身体和内在精神的培育才能实现，否则，将一无所获。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和努力去实现的，就是那个挑战性的未来。这个未来在 21 世纪开端之时已向我們敞开。

目 录

导 言 1

- 第一章 伟大的事业 1
- 第二章 小溪那边的草地 13
- 第三章 地球的故事 23
- 第四章 北美大陆 37
- 第五章 野性与神圣 55
- 第六章 可继续生存的人类 65
- 第七章 大学 84
- 第八章 生态地理 100
- 第九章 伦理与生态 117
- 第十章 新的政治准则 125
- 第十一章 公司的故事 138
- 第十二章 榨取式经济 160
- 第十三章 石油时期 176

第十四章 重塑人类 186

第十五章 未来的动力 195

第十六章 四种智慧 207

第十七章 恩典时刻 230

参考文献 237

译后记 288

作者简介 291

第一章

伟大的事业

历史由那些决定性的运动所掌管，它们把人类冒险与宇宙更大命运联系在一起，赋予生命以存在方式和意义。创造这样的运动，堪称一个民族的伟大事业。过去，我们有过许多此类的伟大事业：古希腊的伟大事业是对人类智力的理解和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创造；以色列的伟大事业是清晰地表达了一种对神在人类事务中的新体验；罗马的伟大事业则是将地中海和西欧民族融入了有序的相互联系之中。中世纪也是如此，它具有以其基督教形式赋予西方世界第一种生存方式的任务。这一伟大事业的象征就是中世纪的大教堂：在古老的法兰克帝国的辖区内，它们如此庄重地高耸云端。在那里，神与人可以通过某种庄严的方式相遇。

在印度，伟大的事业是通过一种精辟独特的表达，引导人的思想进入对时间、永恒和彼此共存的精神体验之中。中国人则以创造了我们迄今所知最优雅和最人性的文明作为自己的伟

大事业。在美洲，第一批人的伟大事业就是占据了这个大陆，并与那些将这个大陆带入完全存在的力量建立起了一种亲密关系。他们通过庆典仪式建立起了这种关系，如：易洛魁人（Iroquois，北美印第安人）的感恩节仪式（the Great Thanksgiving ritual）、普莱恩斯印第安人（the Plains Indians）的蒸汽浴室和幻象追求，还有纳瓦霍人（Navaho，散居于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及犹他州的北美印第安人）的吟咏和霍皮族人（Hopi，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的卡奇纳日出仪式（Katsina）。通过这些庆典以及这个大陆土著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他们建立起了某些与我们在地球上的更大生存场景整合一体的模式。

在所有这些实现伟大事业的努力都对人类冒险做出了富有意义贡献的同时，它们的贡献又都是有限的，都带有严重的人类缺陷和不完美的印记。就北美大陆而言，伴随着一种惨痛的感觉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我们开始认识到，欧洲人对北美大陆的占据，无论其初衷多么令人敬仰，从他们开始攻击土著民族和掠夺这片土地起，它就一直是存在着缺陷的。它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为移居者建立了一种个人权利、参与式管理和宗教自由的意识。

如果说这次冒险也有科学洞察和技术技能的进步成分，它使欧洲人从许多疾病和贫困中得以拯救，那么，与这种进步相伴的则是对北美大陆自然繁荣的蹂躏，是对其土著民族生活方式的压制，它把许多先前土著人从未得过的疾病，如天花、肺

结核、白喉和麻疹传染给了他们。尽管欧洲人产生出了对这些疾病的有效免疫力，但是，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些疾病，也没有产生出相应的免疫力，因而，这些疾病对他们而言，始终是致命的。

同时，欧洲移民还致力于新工业时代的发展，并使之渐渐地主宰了人类的意识。科技、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新成就，确实把人类共同体带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那些成就了这一新历史时期的人，却只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在这个大陆和这一星球上所造成的破坏——一个最终导致我们与自然界关系陷入绝境的破坏。我们对商业、工业的着魔，已经搅乱了这个大陆的生态系统，其深度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当进入一个新千年之时，我们所面临的伟大事业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由人类蹂躏地球的时期，转向人类以一种共同受益方式存在于这颗星球上的时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某种比从古罗马向中世纪，或者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变更多的东西。自 6700 万年前发生的那个地生物 (geobiological) 转变以来，也就是恐龙时期终结和一个新生物时代开始以来，历史上的任何转变都无法与这一转变相比拟。所以，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是，一个地球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全面混乱时期。

大约一万年 before，自人类开始了农耕和动物饲养的村落定居生活方式之后，我们就不断地给这一行星的生物系统增加负担。但是，由于自然的富饶、人口数量和人类干预自然系统能

力的有限，这些负担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承受的。近代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的领导下，主要是由于北美人的财力、精神活力和发明创造，一个工业文明出现了，它拥有在地球最深层基础进行掠夺的力量，对地球的地质结构、化学构造和它的广袤陆地以及大海深处的生存形式造成了令人恐惧的影响。

现在，地球每年丧失约 250 亿吨地表土，这对未来人类食物来源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尚不得而知。由于捕捞加工船的过量商业捕捞，那些二三十英里长和二十英尺深的流网的使用，使某些数量众多的海洋生命物种灭绝。如果再加上地球南部地区雨林的毁灭和其他灭绝，我们就会发现，地球每年都在丧失大量的物种。除此之外，人类给这颗星球造成的影响还有很多：使用河流处理垃圾所造成的混乱，燃烧矿物燃料带来的大气污染，使用核能产生的放射性垃圾。所有这些搅扰，都在导致着这颗星球新生代的终结。现在，自然选择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在决定地球生物系统的未来上，人类的文化选择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造成目前破坏的最深层原因在于某种意识模式，这种模式确立了人与其他存在形式之间的彻底断裂，把所有权利都赠予人类自己，其他非人类存在形式没有权利，其现实和价值仅仅与人类对它们的使用相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人类的开采利用来说，非人类就完全是任人宰割的——这是控制人类王国的四种基本社会机构，也就是政府、公司、大学和宗教——政治、经济、知识和宗教机构，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态度。这四

种机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允诺了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彻底断裂。

在现实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完整的地球共同体，它包括全部组成成员：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种存在都有他自己要实现的角色，他自己的尊严，他内在的自发性；每一种存在都有他自己的发言权；每一种存在都向整个宇宙宣告他自己；每一种存在都进入到与其他存在的交往之中。这种关联的能力、向其他存在显现的能力、自发行动的能力，是整个宇宙中每一种存在形式都具备的能力。

因此，每一种存在都拥有被承认和被尊敬的权利。树有树的权利，昆虫有昆虫的权利，河流有河流的权利，山有山的权利。整个宇宙及所有存在莫不如此。同时，所有这些权利又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对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拥有人权，拥有对所需食物和住处的权利，拥有对栖息地的权利。但是，我们没有剥夺其他物种固有栖息地的权利，没有扰乱他们迁徙路线的权利，没有搅乱地球这颗星球生物系统基本功能的权利。我们不能以任何绝对的方式拥有地球或者地球的任何一个部分。我们对财富的拥有，要与财富的良好状态相一致，为了让更大的共同体受益，也为了自己受益。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把这个大陆主要看作是为我们所用的意识一直在强化着。在 20 世纪的最后时期，即发现这个大陆 95% 以上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之前，我们对待森林的方式都是毁灭性的。伴随着 19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技术和 20 世纪初

发展起来的汽车工业，工业化的危害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快车道、高速公路、停车场、购物中心、商业区和居住区迅猛发展，郊区生活成为优裕生活的标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科罗拉多河、斯内克河、甚至在哥伦比亚河上都筑起了大坝，从而使大量自由流淌的河流进入了衰竭期。

但是，抵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工业化对这个大陆自然生命系统威胁的增长，唤醒了一种需求意识，即：从我们的文化传统看，要使任何真正的人类发展持续下去，就需要还自然界以高贵。这种新意识始发于 19 世纪，代表人物有亨利·大卫·梭罗、约翰·缪尔 (John Muir)、约翰·巴勒斯 (John Burroughs) 和乔治·珀金·马什 (George Perkin Marsh)，约翰·卫斯理·鲍威尔 (John Wesley Powell) 和腓特烈·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ad)，艺术家中的代表是托马斯·科尔 (Thomas Cole)、腓特烈·埃德温·丘吉 (Frederick Edwin Church) 和哈得孙河学校的阿尔伯特·比尔斯斯特德特 (Albert Bierstadt)。

对于这些自然主义者和艺术家来说，他们加给自己的使命是在政治领域中提倡自然资源的保护。1872 年，他们发起了黄石国家公园的保护运动，这是地球上第一个正式设立的永久保护的野生区域。之后，纽约州于 1885 年建立了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这是一个永久保持野生状态的区域。1890 年，在加州建立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同时，第一批以培育对自然界深层

欣赏力为目标的志愿社团也组成了。1886 年创立的奥杜邦协会 (Audubon Society)，主要关注对各种鸟类物种的欣赏。1892 年创立的塞拉俱乐部 (Sierra Club) 和 1924 年创立的野生协会 (the Wilderness Society)，都旨在使人类共同体与自然界建立一种更亲密的关系。

各种各样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还只是抵抗的开端。对于生活在 19 世纪的人来说，并不可能知道更大维度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能预见到石油工业、汽车时代、河流筑坝、海洋生命的洗劫以及放射性垃圾。但是，他们知道某种东西错了，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比如，约翰·缪尔等人就有一种深深的忧患。当为了旧金山城的用水，人们决定建立大坝，封闭赫奇赫奇山谷 (Hetch-Hetchy Valley) 作为水库时，约翰·缪尔认为，这是对自然界某个最神圣之处的不必要的破坏，是对满足人类灵魂某些最深刻情感、想像和知识需求的圣地的破坏。所以，他写道：“赫奇赫奇大坝！有了满足人们大小教堂水箱的大坝，就不再有人类心灵奉献的更加神圣的殿堂。” (Teale p.320)

在整个 20 世纪，人类为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利益，持续地放纵自己，通过毁灭这颗星球来牟取利润，致使境况愈益恶化。那些大公司联合成一体，使当今地球的广大区域被几个机构所控制。几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已开始向亿万美元的档次攀升。在眼下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对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所负有的责任问题正在成为关注的焦点。

或许我们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遗产是某种“伟大事业”的观念，也就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将人类企划由毁灭性利用转向善意相处的事业。我们有必要就下一代如何有效实现这一事业给予一些指导。任何历史时期的成功或失败都是相对于特定背景而言的，那些生活在某个时代的人们，是在其特定背景下实现历史所赋予其特殊角色的。没有哪个时代是完全依赖自己而存在的，每一个时代都只能拥有它从前一代人那里所接受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所拥有的是这样的事实：各种各样的生命物种、大山与河流以及广袤的海洋自身，这些我们曾以为不会受到人类太大影响的存在，将只能在它们已被损坏的整体中幸存。

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事业——把现代工业文明从当前对地球毁灭性影响转移到一种更加善意存在模式的任务，并不是我们的选择。这是一个被给予的角色，超乎我们自己的任何想像。我们没有选择。为了那个历史使命，我们被某种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力量所选择。出生时，我们无法选择出生时刻，谁作为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特定的文化或者历史时刻。我们也无法选择精神领悟的高度，或者作为生活背景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似乎被抛进了存在之中，与之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挑战和一个超越任何个人选择的角色。然而，生活的崇高却有赖于我们理解和实现所赋予角色的方式。

虽然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却必须相信，那些安排我们角色的力量必定在这一行动中同时赋予了我们完成这个角色的能